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荆永鸣中篇小说选

在时间那边

荆永鸣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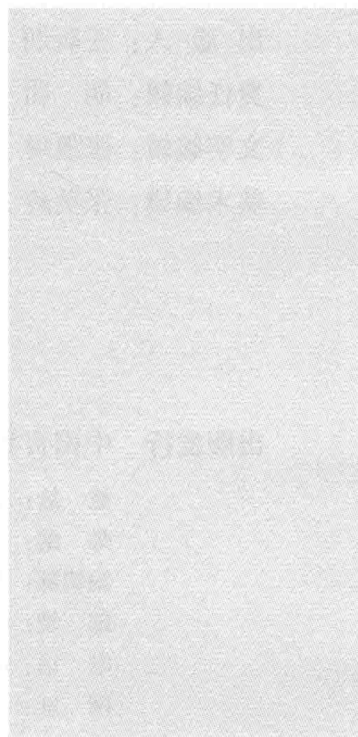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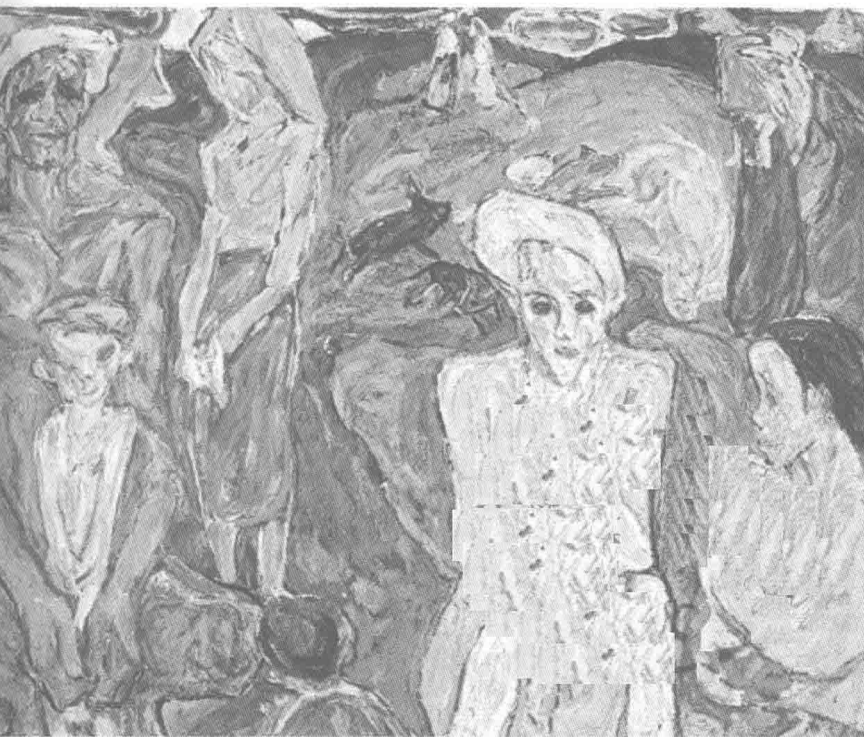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全
民
閱
覽
精
品
文
庫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荆永鸣中篇小说选

在时间那边

荆永鸣 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时间那边:荆永鸣中篇小说选/荆永鸣著. —北京:
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171-1728-5

I. ①在… II. ①荆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13174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胡 明

文字编辑: 张凯琳

美术编辑: 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4.5 印张

字 数 251 千字

定 价 35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728-5

目录

少年的辽西 /1

在时间那边 /36

北京邻居 /66

淘宝 /127

较量 /166

少年的辽西

坐席

马莲出阁那天，夜里下了一场雪。早晨我在被窝里刚醒，就听见父亲在外屋地上跺着脚说，这雪下的！有半尺多厚，我看马莲这孩子没什么福。母亲拉着风匣问父亲，晴天了没有？父亲说，天倒是放晴了。母亲说，只要晴天就不碍事了，人家今天才是正日子。

马莲出阁的事我早就知道了。前几天我就听见母亲跟父亲说，马莲已经有日子了，问我们家随什么礼。我们村有随礼的习惯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你一点儿表示没有，就会被人说成是灶炕打井、屋顶开门、不擀菜叶子的吝啬鬼。

父亲想了想，问，四儿那时候他们随的啥？

父亲说的“四儿”是我四姐，她是去年出的阁。

母亲说，我记着呢，是一双袜子。

父亲说，那就买双袜子吧。

母亲说，不差差样？

父亲说，咋差样啊，送条围巾太贵了，送一对小镜子又怕重了，没用；还是送双袜子吧，到啥时候都穿得着。

第二天父亲就骑着毛驴儿跑了十多里地，到供销社买回一双袜子，是那种大红色的，袜筒上还印着两只小喜鹊。母亲爱惜地看了看，说行，挺喜庆

的。然后就让我给马莲家送了过去。

送去袜子之后，我就把马莲出阁的事忘了。准确地说是没当成一回事。丫头出阁比不得小子娶媳妇。小子娶媳妇才叫热闹。新媳妇进了村，“当天没大小”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可以堵在门口要喜糖，抢喜糖。抢不到喜糖的，就抢新媳妇从娘家带来的随身物品。捞到啥抢啥，抢得人仰马翻，扒鞋的都有。要想被抢去的东西物归原主，就得拿喜糖来交换。晚上，还得搅酒，摆一桌酒菜，让新郎新娘挨着个儿地敬，却不痛痛快地喝。而是百般刁难，不是问新媳妇这个，就是问新媳妇那个，不是让人家这样，就是让人家那样……净出么蛾子。羞得新媳妇面若桃花，一个劲儿地捂脸，还不许恼。一直闹到小半夜，才散场。估计小两口该休息了，睡觉了，有好事的坏小子还可以趔回去，蹲到窗子底下去听声，听听小两口在洞房里说什么，干什么……据说特别有意思。因此，村里的男女老少，都盼着村里娶媳妇。尽管娶来的媳妇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，也盼。那种喜庆的氛围，至少可以给苦闷的山村带来一种短暂的欢乐。

丫头出阁就没这么热闹了。谁家的姑娘要嫁人，无非是在正日子那天摆上两桌酒席，请请那些随了礼的亲戚朋友和老邻旧居（都是大人们的事，与孩子无关）。第二天，婆家那边来一架大马车，或来一辆小驴车，有的干脆牵来一头驴，把个哭天抹泪的丫头抱到驴背上，拉着驴子就走，山路弯弯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一村子的寂寞与没趣儿，谁还把这样的事当一回事呢？

吃早饭的时候，父亲突然宣布说，这次坐席我不去了。

一般来说，坐席都是一家之主的事，或者说是男人的事。只有男人有事不在家的时候，女人才出面。母亲不解地看着父亲，问他是不是不舒服。父亲不慌不忙地喝尽碗里的最后一口粥，然后，郑重其事地叫着我的大名，说这次坐席让我去。

我听了一怔。

平常，父亲和母亲都是叫我“学生”，这次父亲意外地使用了我的名字，听起来感觉有些陌生。同时，父亲让我去坐席这件事的本身也很突然，让我吃惊。

我说我不去。

父亲问，今天不是星期天么？

我说，那我也不去，我还想去套鸟呢。

辽西的冬天漫长而枯燥，只有下了雪，才给人一种别样的生机与乐趣。一场大雪之后，房子、树木，以及周围的山山卯卯，全白了，大地一片静谧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我们一些男孩子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套鸟了。套鸟首先得扎套子。我们跑到生产队的马圈里捡回一些马尾（最好是白色的），找来秫秸秆，截成一个三脚架。然后，用小刀在架子上扎出小缝，再用一片席篾儿顶着马尾往缝里一塞，把马尾套子夹住。这样一挨一个，越密越好。套子扎好之后，找一片鸟们无食可觅的地方，扫去浮雪，埋上套子，撒点谷糠之类的食物，人就可以回避了。估计差不多的时候，跑去一看，梦幻一般，果然在那里张着翅膀扑啦呢……会哨的鸟，或者好看的，像“风头”呀，“三道门儿”呀，就剪去翅膀，或装进笼子里，养着玩；如果套住的是麻雀，则包成个泥团埋在火盆里，烧。烧得恰到好处时，剥去外边的泥丸，一个小肉蛋儿就出来了。放进嘴里一嚼，能香你个跟头。

坐席有什么意思。

父亲看着我说，你也干点正事！

我不认为坐席就是什么“正事”。至少，对我来说不是。我还是个孩子。我没坐过什么席，也不会坐。

我把目光转向母亲的时候，母亲也正在看着我。以往，遇到我不愿意做的事，母亲差不多都会替我说话，可这次她却分明站在了父亲那一边。

她说，你吃还不会？你去了，也让赵旺家的看看，我的小子能坐席了！

“赵旺家的”就是马莲她妈。过去我常听母亲念叨，说马莲她妈一连生了五个丫头，自己没儿子，看谁家生出个小子都眼红。母亲也是一连给我生下四个姐姐，怀第五胎的时候，马莲她妈逢人就说，等着吧，她要是生出个小子，我把两个眼珠子都抠出来！结果，后来母亲生下我的时候，马莲她妈是最后一个来下汤米的。一进屋，她还不太相信似的在我的腿裆里摸了一把……当时，她那才不好意思呢。

听了母亲的话，父亲有些不以为然，说行了行了，陈谷子烂芝麻，都啥时候的事了，你还磨叽！

母亲温下声来说，不是我磨叽，她还说把两个眼珠子都抠出来……这么多年了，她咋一个也没抠出来？

正说着，马莲的四叔来了，问我们家晌午谁去坐席，好安排桌。

父亲报出我的大名。他语气郑重，听起来有一种隆重推出的意思。

马莲的四叔看了我一眼，他说那就坐头游儿吧。

父亲不容置疑地说，让他坐二游儿。

那时候，遇到婚丧嫁娶，还不时兴上饭店，村子里也没饭店，都是在家里摆酒席。家也不大，差不多都是三间土房，最多的可以同时摆两桌：东屋一桌，西屋一桌。坐得下，就一勺会了；坐不下，就得分“游儿”。一般地说，头游儿坐女桌，女的不喝酒，散席快；男人都被安排在二游儿。

根据父亲的要求，我坐的是二游儿。

到了中午，尽管十分不情愿，我还是去了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，我没有理由违背父亲的旨意。即使有理由也不行，他毕竟是父亲。再说，我也不愿让他骂我不闯荡、没出息，是个见不了大天儿的“夹馊头”。

到马莲家去坐席的时候，我走得磨磨蹭蹭。村子里到处覆盖着厚厚的白雪。沟沿的那棵老榆树上，聚集着许多麻雀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像是在讨论雪天里到哪才可以找到食物。村子里很静。三十多户人家，一半靠近南边的大沟，另一半稀稀落落地散落在山坡上，中间是一条狭长而弯曲的村道。我们家住在村东头，马莲家在村西头。平时除了万不得已，我很少到村子西头去。我怕老刘福多家的狗。老刘福多家在村西头的一道坡坎上。他们家养了一只大黑狗，整天趴在门口外边，看样子是在睡觉，可只要你从坡下一过，它就会跳起来狂吠。父亲的经验是，它不咬人，就是瞎乍乎，但是你可不能跟它对着眼瞅，也不能跑……因此，每次我不得不从老刘福多家经过时，尽管心里害怕得不行，却不得不硬着脖子、夹着腿慢慢地走过去……

我来到马莲家的时候，坐席的人已经到了很多，沾满雪水的破鞋脱了一地。那时候坐席都是在炕上，还没有圆桌。要是圆桌就好了，地上摆一桌，炕上摆一桌，两间屋子，二二得四，四桌就行了，就不用分游儿了。

我一进屋，王少泉便热情地打了个招呼。

王少泉是给马莲家“知客(qiě)”的。在村子里的红白喜事上，都要请

个能料理事的人（现在叫“知宾”）。这个人要能说会道，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会打圆场，遇到挑礼的，能摆平事，死人也能说活了才行。当然，还得酒量好，席上有能喝的客人，必须要一陪到底。总之，就是要替东道主把亲戚朋友都支应得乐乐呵呵，不能让亲戚朋友挑了礼。知宾不坐席，而是这屋那屋地转，来回视察，看有没有可料理的事。即使没什么事，也是一脸很忙的样子。

王少泉五十多岁，长瓜脸，撮腮。平时我不太喜欢这个被叫作“五叔”的人，见了面，他总是揪着我耳朵，问我睡觉又尿炕了没有，挺讨厌的。不过，这次他却很响亮地叫着我的大名，让我脱鞋，上炕，回腿儿往里……看来，坐席的确是一件很严肃、很庄重的事。

那天，最后到的人是老刘福多。他快八十岁了，腿脚已经不太灵便，是刘三背着他来的。刘福多有六个儿子，除了老大去年娶回一个寡妇，其余五个还全是光棍儿。刘三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他把背上的刘福多放在炕上，抽身便走。王少泉招呼说，你站下得了。刘三却头也没回，跟谁赌气似的，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。

该来的人都到齐了。王少泉便招呼大伙开席。听说开席，我突然有些紧张。其实，临来之前，母亲就把坐席的一些注意事项跟我讲了。她告诉我，看别人吃菜了，才能动筷，夹一口菜就把筷子放下，不能连着吃；还有，夹菜的时候，不能夹别人眼前的菜，更不能满盘子乱翻……没想到坐席会有这么多讲究。而且，吃菜不说吃菜，叫“取着”；喝酒也不说喝酒，叫“走着”。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即郑重又陌生。特别是夹在一些大人之间，我感到非常拘束，别扭。好在那些大人似乎没怎么留意我，只是不停地“取着”“走着”……

菜，一道一道端上来。

我觉得每道菜都非常好吃，香。但是没有一个人说香的，所有的人都显得漫不经心，一种很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村里人自有村里人的虚荣与自尊。

赵素云今年多大了？

虚岁十六。

登上记了吗？

登啥登，先结婚，到了岁数再登一样，啥也不耽误。

也是。早打发早利索……

他们说的赵素云就是马莲。她瘦高个儿，大眼睛，梳着两条齐肩的辫子。我进屋的时候，碰见她正在外屋里切菜，好像今天不是她出阁，而是在给别人帮忙。见了我，她还吐了一下舌头，莫名其妙地一笑。

说了一会儿马莲的事，人们的话题就散了。开始谈天说地，说眼下的这场雪，说开春后的青苗……都是些枯燥无味的事。后来，妖精三扑哧一声乐了。

妖精三是个有趣的人。不知因为什么人们都叫他妖精三。但我们一些孩子都叫他三叔。他四十多岁，矮小黑瘦，是个老光棍。按理说，他的生活里没什么快乐，但他却没乐找乐，整天快乐着。

有人问妖精三笑啥。妖精三说，今个儿是赵素云小侄女出阁，让我想起一个和结婚有关的乐子。大伙一听，都问什么乐子，让他说说。妖精三说，前几天我去了一趟赤峰，你们说，我在火车上碰到谁啦？他瞪着眼睛看着每一个人。王少泉站在地上，手里提着一个热酒的水吊子，装作生气的样子说，他妈这话问的，我们又没在跟前儿，谁知道你碰上谁了？

妖精三说，碰上我老丈人了。

大家一愣，你啥时候还有老丈人啦？

妖精三说，你们听我说呀。我老丈人一见到我，就抓着我的手哭了，一边哭一边给我赔礼道歉，他说，孩子，可真是对不起呀，我一辈子没结婚，把你给耽误啦！

大家怔了一会儿，接着都忍不住扑哧扑哧地笑。

当时我也跟着乐了。不过我却是装乐。主要是当时的理解力不行，觉得没什么可笑的。直到许多年以后，我想起这段话来，才突然体会到妖精三是一个多么幽默的人。又总是想，一点文化没有的妖精三，他的智慧是哪来的呢？

一场婚宴，说说笑笑就结束了。我的头有点晕，还一剐一剐地疼。本来我一点酒都不想喝，也不会喝。可妖精三不让，他说狗戴上帽子也算顶个人儿来的，不喝哪行？结果硬是灌了我两盅酒。到家后，我一头躺在了炕上。

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这是十二月初，白天总是显得十分短暂。父亲和母亲正在吃饭。母亲问我是不是喝醉了。父亲说，两盅酒就喝这样？你得

练着点了。又说，往后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就都是你的事了。

那你呢？

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指望我一辈子？

人是慢慢变老的。可我发现父亲的“老”，却是在那极短暂的一瞬：昏黄的煤油灯下，父亲佝偻着身子坐在炕上，他两颊深陷，胡须稀疏，鬓角上的短发全白了……说起来，父亲算是老年得子。我出生那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。以前我就听村里人说过，别看老了老了得个儿子，没用，得不上济！

父亲叹了一口气，用一种很老的样子说，我看不到你出人头地，但是你得给我学着出头露面了。

至此，父亲让我去坐席的用意，我全明白了。

那年我十三岁。此前，我还从没有好奇地想过，我距一个真正的成人世界有多远？

母亲让我吃饭。桌子上摆着的还是棒子茬粥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辽西山村，不吃棒子茬粥吃啥呢？但那天晚上我感觉一点都不饿。母亲问我中午都吃了什么，是八个碟子还是八个碗儿。

我说，是四个碟子，四个碗儿。

母亲问，有三尖吗？

“三尖”就是把带着肉皮的猪肉切成三角块儿，在碗底下垫上三角形的土豆块儿，加好各种作料，放在锅里，蒸熟。一块入口，满嘴是油，能香你一个跟头。这是硬菜。

我说有。

母亲又问，有白片吗？

“白片”就是肥肉片，底下垫上白菜帮儿，也是硬菜。

我说有。

母亲没再吱声。

这时，父亲已经放下了粥碗。他用手抹了一下嘴角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个赵旺，席道儿还不赖呢。说着，父亲松弛的脖颈上喉咙滚动，像是悄悄地咽了一口唾沫……

甜草

小米囤儿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刚吃早饭。小米囤儿家就在我们家西院，每天早晨他都来找我。有时候我还没洗脸呢，他就来了。因此父亲动不动就瞪着眼睛说我，你早起一会儿不行？弄得我很狼狈，也很烦。我告诉小米囤儿，你走你的，老是找我干啥？可小米囤儿不走，一直等着我吃完饭，然后跟着我往三里地以外的学校走。我比小米囤儿大三岁，他一直叫我小哥儿。走着走着，小米囤儿就说，小哥儿，咱们跑吧？我说，要跑你不会跑？小米囤儿就不吭声地跟着我走。我迟到，他也迟到，就像我的影子。

我和小米囤儿在一个混合班里上学，我五年级，他三年级。小米囤儿个子瘦小，一直坐在教室第一排。从后面看过去，小脑袋，细脖梗，背诵课文时摇头晃脑的样子，就像一只光脖子的小麻雀。小米囤儿上课很用功，学习好。老师不但常常表扬他，还把他的作业本在班里让其他同学传着看。不是五分，就是一个大大的“好！”当然，小米囤儿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，有一次，一个女老师很生气，问他为啥把铅笔尖削得像针似的，字又写得像小虱子？小米囤儿站在那里，半天才嘟哝着说，省本儿……女老师看着小米囤儿，啥也没说，她扶着眼镜低下头去，然后摆摆手，就让小米囤儿坐下了。

小米囤儿家里很穷。但他爸爸却是我们村里唯一的“富农”，名字就叫余有富。为此村里还开过一次批斗会，斗过他。村里人本来没想要斗他。都是老邻旧居，再说了，每天早晨人家都是不言不语地到各家各户挑大粪，还不让村长记工分，很知道自我改造，挺老实的一个人，斗人家干啥？但是贫宣队员老仁不让。他说这不是老实不老实的事，关键是一点行动没有，上头不让。那就斗吧。那天晚上，村里的男女老少全去了。生产队里只有一间屋子，装不下，就在房檐下挂一盏马灯，所有的人都坐到地上。只是余有富反背着双手，腰弯成九十度，在前边蹶着。

一片沉默中，妖精三站起来，提了提裤腰说，我先斗吧。人们都愣愣地看他。妖精三开始发言，他说解放前他爹给余有富他爹扛了半辈子活，还挨过余有富他爹的大耳刮子，到死了，连口棺材都买不起……说到这，妖精三说不下去了。贫宣队员老仁只好把话接过来，他说，揭发得好啊！贫下中农同志们，大家想一想，一个扛了半辈子活、还挨过耳光的人，为啥到死连棺材都买不起？这不是剥削是什么？这时妖精三在一边开口了，他说，不是！我爹他好抽大烟儿……人们一听，没乐死。

接下来，其他发言的人也是揭发不到点子上。有的说，过去家里一没有吃的，就得到余有富他们家去借；有的说，当时给余有富他们家榜地的时候，吃的不是粘糕就是豆包，还有猪肉炖粉条，可劲儿造，那叫顶劲！越说越不像话，这还咋斗？老仁泄气地说，今天就斗到这儿吧，散会！

后来，村里人再没有批斗过余有富。有一回，倒是我们一些半大小子在放学的路上批斗过一次小米囤儿。事情是由李结实提出来的。李结实长得五大三粗，比我们高半头，平时他总是喜欢指挥我们干这干那。那天，他掐着小米囤儿的脖子，说你这个富农羔子，不斗你一次，你就不老实！他让小米囤儿弯着腰，站到一个土坎上，还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两个书包。当时，我发现小米囤儿低着头翻着眼睛找我，眼神中的意思我明白，他希望我阻止。但是我却一声没吭。这是我的错。后来小米囤儿就哭了。小米囤儿爱哭，村里的一些大人喜欢逗他，说哎，你们看，小米囤儿哭了，哭了……像很听话似的，他就真的哭了；又说，你们看，小米囤儿笑了，笑了……小米囤儿还是哭。我们都知道小米囤儿爱哭，就没当回事儿。这时去大队开会的李栋过来

了，他是队长，也是李结实他爸，这人脾气不好，好动手。他二话没说，上前给了李结实一个脖搂子，还不解气，又在屁股上踹了一脚。见到这阵式，吓得我们一溜烟全跑了。第二天，我以为小米囤儿不会跟我一起上学了。可是我刚吃饭，他就来找我了。

天天如此。

这一次，小米囤儿却是找我去挖甜草的。

甜草，是辽西人的一种叫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它的学名是甘草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是这么注释的：甘草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花紫色，荚果褐色。根和根状茎有甜味，可入药，又可做烟草、酱油等的香料。以前我不知道这些，大概村里人也不知道，它又可做烟草、酱油等的香料吧？

我们只知道甜草是一种药材，能卖钱。还知道它分两类：一种是须子，一种是草；草又根据粗细分成一二三等。须子六分钱一斤，一等草两毛一，二等草一毛七，三等草一毛三。不过，地区不同可能价格也不一样。后来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还有人专门贩卖甜草，在辽西一带收购，然后用大货车运到南方去卖，发了不小的财。我们那时候不行。收购甜草的地方只有乡里的供销社，还不是常收购，一年只收那么一阵子。而且收着收着就叫停了，不要了，这才糟蹋人呢。没卖掉的甜草基本上就算瞎了，晒干了不收，挖坑埋上也不行，一场雨过后全烂了。没办法，就只好扔在院子里，任凭鸡刨猪拱。有时候，大人孩子的也嚼上一小块儿，或泡水喝，很甜，却不知道是败火还是上火，一连几天滋的全是黄尿。

前几天，村里人突然得到一个消息，说供销社收甜草了。

这消息是妖精三去打煤油的时候带回来的。当时人们还不信，说妖精三是瞪着眼儿胡吡。第二天一早，有人到井台去挑水，发现妖精三扛着铁锹从他家房后的院墙豁口跨出去，直奔西梁，这才相信收甜草的事是真的了。随着这一消息的不胫而走，全村的人都兴奋起来了。在那种只挣“工分”的年月，平时除了能从鸡屁股里抠出几个小钱来，挖甜草，算是通过劳动能够直接兑换现钱的唯一方式。也就是说，人们可以用卖甜草的钱，稍稍宽裕一下拮据的生活。比如买盐，买煤油，给孩子添置一些上学的用品。奢侈一点的，还可以称上几斤肥肥的猪肉，练一坛子荤油，能吃上半年……谁不兴奋

呢。当时，正是少有的几天农闲时间，孩子们也是刚刚放了暑假，于是，村里的强壮男人和一些半大小子都相继从家里走出来，扛着铁锹上了西梁。

西梁离村子有五里多地，属于无人居住区，大小不一的山丘连绵起伏，一直滚向了天边。平时，除了附近村子里的牛倌、羊倌在这里相隔很远地骂一骂山头儿，荒凉空旷得连一只鸟都没有。现在就不同了。我们到了山上一看，到处都散落着像舞蹈一般挥锹劳作的身影。

在这些年里，年纪最大的是宝顺叔。他快六十岁了，耳朵还聋，跟他说话那叫费劲。一次我和小米囤儿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了他，他问你们干啥去？我大声说，上学去！他侧着耳朵听了听，说，噢，我还以为你们上学去呢。

年龄最小的就是小米囤儿了。他十二岁，个子又瘦又小，站直了，才和铁锹把一般高。妖精三一见他就乐了，说个小家伙，你挖动了吗，你爹呢？

小米囤儿说，去生产队干活去了。

干啥活儿？

倒粪……

倒什么粪？又没人斗他，这才是扯淡呢。妖精三泄气地说。

小米囤儿他爸可是挖甜草的一把好手。主要是他有力气，能翻窝子。他总是找一片长势强壮又密集的甜草秧，先在旁边开出一溜深槽，然后一排一排地往外扩展，说白了，就是与倒粪的方式差不多。不同的是，随着窝子越翻越大，最终那片甜草不管是须子还是草，都会被他一网打尽。这样几个窝子翻下来，横七竖八的甜草在地上扔了一大片。晚上回家的时候一看，谁也比不上他挖的甜草多。

此外，妖精三也是挖甜草的好手。说来奇怪，一看秧子，他就能判断出它有没有草。他还会找“地皮露”——瞅准了一棵甜草秧，往往是一锹下去，一个草疙瘩就露出来了，他却不急于把它挖出来，而是先“凉”着，然后去找下一棵。我们来到山上的时候，他在一个山坡上已经“凉”了十几颗这样的草了。

我们就不行。一颗壮实的甜草秧，须子也很粗，却常常追挖到一人多深也不见草。也有的时候，刚挖几锹，看看须子挺细的，不像有草的样子，就

放弃了。妖精三走过来，发现之后，歪着头看了看，用铁锹拨弄一下，然后一锹下去，就会挖出一个草疙瘩来。他嘿嘿一乐，看了没？这就叫捡漏蛋儿！

三叔，你怎么知道它能见草呢？我们问他。

妖精三说，你们不知道吧？我能看地下三尺！

又说，有草的秧子，我往那一站，它就会冲着我笑……

显然，这样的经验对我们毫无帮助。我们尝试了半天，发现所有的甜草秧都一样，你觉得它笑，它就笑，你觉得它没笑，它又不笑了。小米囤儿迷惑地问我，小哥儿，三叔是不是在骗我们？我装成很懂行的样子说，别听他的，该怎么挖就怎么挖！

小米囤儿还从没有挖过甜草，也不会挖。开始他就靠在我的旁边挖，他不知道这是一种忌讳。挖甜草不能扎堆，得散开挖。你离别人太近，就会影响人家翻窝子。当然，除了小米囤儿他爸，很少有人翻窝子，因为翻窝子至少要多付出一倍以上的力气。我们都是选一颗挖一颗，打独坑儿。即使这样也不行。甜草这东西有个特点，它的须子会爬，也只有几根须子在地下爬到一起，突然结成一个疙瘩，疙瘩下面连接着的就是草了。如果两个人离得太近，挖着挖着，须子爬到了一起，那算谁的草呢？

小米囤儿是听话的。知道这些之后，他就跑到离我很远的地方，还问我他在那里挖行不行。在得到我的答复之后，小米囤儿便开始挖起来。远远看去，他的动作很兴奋，也有点心急，挖几锹，他就会蹲下身去用手到坑子里去抠一抠，看下面是不是见草了。一旦见到草，他就激动地冲着我喊，小哥儿，我这里见草啦！即使这样，一天下来，小米囤儿才挖了十多棵草，并且都是小拇指般粗细的末等草，其余全是须子。他学着别人的样子，把草和须子割开，分成几小把，再捆成一大捆，插在铁锹把上，往肩上一扛，我们背着落日的余晖，下山。

到了村子，小米囤儿却不回家。我们家有一杆秤，他让我帮他称一下他的甜草。一称，草一斤多，须子是二斤半。还不及我的一半多。小米囤儿有点羞涩，接着却又很知足的样子，计算起他的草能卖多少钱，须子能卖多少钱，用这些钱能买几个算草本、几个田字格……算来算去，小米囤儿吡着小